

杨者圣民国人物系列

特工老板

徐恩曾

杨者圣——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与戴笠齐名的特工巨头
一手缔造恐怖的“中统帝国”

特工老板
徐恩曾

杨者圣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特工老板徐恩曾 / 杨者圣著. —3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杨者圣民国人物系列)

ISBN 978-7-208-14546-7

I. ①特… II. ①杨… III. ①徐恩曾(1896-1985)
—传记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43956号

策 划 孙 瑜

责任编辑 高校红

装帧设计 范昊如 夏 雪

• 杨者圣民国人物系列 •

特工老板徐恩曾

杨者圣 著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1.25 插页 2 字数 340,000

2017年7月第3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4546-7/K · 2647

定价 48.00元

目 录

引子 “这样的人也会当特务？” / 001

第一章 走上特工之路 / 004

奶油小生 / 001

出掌“中国第一台” / 009

脑筋急转弯 / 013

挤上特工小道 / 017

第二章 天生此“豺”必有用 / 024

从“包打听”到“契卡” / 024

张冲与钱壮飞 / 028

特工“新政” / 033

第三章 血腥发家 / 040

逮住了“红色保卫局长” / 040

“超级叛徒”顾顺章 / 044

“顾案”大劫夺 / 049

妄图捕获周恩来：只差一刻钟 / 053

从“超级叛徒”到“特务大师” / 056

扑朔迷离的顾顺章之死 / 060

第四章 特工总司令部 / 066

终于当上了“老板” / 066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 / 071

“盗亦有道，娼亦有义” / 073

“这笔账很难算清” / 077

- “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 / 080
阴险而不蛮横,恶毒而不粗俗 / 083
特工渗透运动 / 086
“猪多肉贱” / 092
“鬼打架”的故事 / 095
“共产党问题专家” / 098
“总不见得搞不过共产党” / 104

第五章 创立“中统帝国” / 112

- 蒋介石的特工“削藩”计划 / 112
陈立夫:中统“董事长” / 115
“高开高走”的中统局 / 119
精密的特工机器 / 124
十万“阎罗”与九大“太保” / 128
“你们愿意做酒囊饭袋吗?” / 134
一个孙猴子=一百个猪八戒 / 139
调统“没有什么不好!” / 143
最大难题:生计问题 / 147
唐家沱的“集体生活” / 151

第六章 “一点两面”战略 / 155

- “临死抱佛脚”的潜伏部署 / 155
叛变之潮 / 159
“中统克星”李士群 / 163
“我是流氓我怕谁” / 167
“蒋中统”与“汪中统” / 172
一次失败的“对共外交” / 175
“反共工程师”的得意之笔 / 180
“政治皖南事变” / 184
大本营里的反共“老枪” / 188
捣鬼无术的《大汉晚报》 / 193
“‘老朋友’,我希望你帮点小忙” / 197
“饭桶!连谣也不会造” / 203

第七章 内外交讧 / 209

客卿与主官 / 209

连环妙计：一石三鸟 / 214

朱、郭倒徐联盟 / 220

“我请求你自动向总裁辞职” / 223

老政客吴铁城的鬼谷子术 / 228

谋官之道 / 232

“我们不能专为别人打天下” / 235

“猎官”计划 / 240

党务机关“不得捕人” / 244

半路上杀出吴鼎昌 / 247

道不同，不相为谋 / 252

“这充分表现了你的腐败无能” / 255

第八章 “两统”大血战 / 260

赵理君杀人案 / 260

中统局“有撤销可能” / 263

“监察之监察” / 266

第一目标与第二目标 / 270

戴笠的“金蝉脱壳”计 / 273

总裁不敌“总理” / 278

倾斜的“特工三角” / 284

徐恩曾要“与狼共舞” / 288

拍案惊奇之一：偷运假钞案 / 290

拍案惊奇之二：贩运伪钞案 / 295

拍案惊奇之三：王书青走私案 / 300

第九章 永不录用 / 305

免去本兼各职 / 305

被六全大会扫出局门 / 309

特务头子“下海” / 312

从“中兴”到末路 / 317

中统覆亡 / 322

引子 “这样的人也会当特务？”

在民国独裁蒋介石的治下，有两个名震天下的秘密警察头子，一个是戴笠，另一个就是徐恩曾了。了解戴笠底细的人，都知道这小子生来与特务有缘，从青少年时代起，他就沾染上了偷鸡摸狗、欺诈诳骗等种种恶习，这些手段在他当上特务头子以后，自然是大行其道。而且，无论什么人，只要见过戴笠一面，看到他那铁青阴沉的马脸上泄露出的森然杀气，就知道这小子是一个名不虚传的杀手。可是，你要是将这样的“宝贵”经验用到徐恩曾身上，就大错特错了。

大凡与徐恩曾见过一面的人，无不在心底产生这样一个疑问：这样的人也会去当特务？不但是一般的人作如是想，即便是一些曾经沧海的“老江湖”，在与徐恩曾见过一面后，也深感不可思议。章乃器和李公朴，都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大名鼎鼎的民国七君子之一，什么样的人没有见过？眼界之阔，见识之高，阅历之深，自不待言。可是，当他们在昆明第一次见到徐恩曾时，竟也是大跌眼镜：“怎么这样一个斯文的人，会是国民党的特务头目呢？”

民国以来，中国人是世界上“有幸”与特务打交道最多的民族之一。一般人只要提起“特务”二字，头脑中出现的一幅图景不外是：一身短打，头戴毡帽，眼架墨镜，手拿折扇，腰里鼓出一块硬邦邦的家伙，满脸的横肉，神情凶残抑或鬼祟等等。总之，一望而知就不是个好东西。其实，这些印象大都是来自电影或小说创作的艺术形象，往往是作不得数的。固然，这一路的货色，许多也确是如此，尤其是其中的一些三四流小角色，倒也有几分相像。不过，真正的大角色，就不一定是这种样子，比如，徐恩曾就是一例。

徐恩曾一米七二的个子，胖瘦适中；面孔白皙无须，微笑时面部还有酒窝；前额宽阔，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显得斯文儒雅，像煞一副大学教授的模样。更难得的是，其



特工老板徐恩曾

对人说话低声细语、满面笑容，行为举止倒看不出杀气腾腾的凶相。善良淳朴的人真不敢想象，这样温文尔雅的人也会选择和从事特务这样恶性的职业；在这样谦和的外表下，竟会深藏着一颗蛇蝎心肠。笑里藏刀，先前好像不过一句空话，现在却应验了。虽然《旧唐书》早有记载，说大臣李义府言必含笑，为人却十分阴鸷，时人谓之笑中有刀。不过，唐代的事情传之久远，谁说得清楚。倒是这位徐恩曾，谈笑间人头落地、血流成渠，这是现代人不但记得，而且许多人都曾经历过的史实。

其实，让人大跌眼镜的还不

在这里，真正让人看不懂的是，

徐恩曾是出过洋、留过学的大知识分子，是货真价实的美国卡耐基工学院的硕士学位获得者（不是《围城》“公民”方鸿渐那样的冒牌货），说得上是中国的第一代无线电专家。不管什么样的无线电机，只要到了他手里，三拨两拨，就弄得一目了然，跟玩儿似的，他甚至还会自己动手设计轻巧而便于随身携带的小型收发报机。并且，徐恩曾还是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第一任主任，是为中国无线电广播事业的创建者之一。具有如此真才实学的工程技术专家，在20世纪20年代真可谓凤毛麟角了。更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徐恩曾有一手娴熟的驾车技术，而且能自己修理。这一手，在那个年代简直是身怀绝技，在国民党高层干部中，也算得上空前了。

在一般中国人的印象里，干特务职业的，大多是品学兼差的下三滥所为，具有浓厚儒家传统的中国大知识分子及学有专长的工程技术专家，从来都是耻于此道的。可是，徐恩曾竟成为中国传统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异类，抛下无线电专家不

干，却欣欣然地做起了令人不耻的“特工专家”，实在是让人看不懂啦！徐恩曾当年的南洋公学同学邹韬奋先生便为之困惑不解。多少年以后，他在重庆遇到徐恩曾时还说：“可均（徐字）兄，你学的是无线电，并且在无线电工程已颇有成就，我真不明白你怎么丢下无线电去干起特务来了？”

中国的事情竟是这样的出人意料！事实上，徐恩曾的特工干得还不坏，居然成为与戴笠齐名的两大特工头子之一。他所经营的中统组织与军统一样，成为驰名天下的两大特工王国。在中国现代史上，一时形成“双峰并兀”与“双珠争辉”的特工奇观。

语曰：“君子得道则爱人，小人得道则易使。”诚哉斯言，徐恩曾的儒雅气质与绅士风度，徐恩曾的满腹经纶与高深学问，最终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只是更便于蒋介石把他训练成一名“优秀”的国民党专制政权的鹰犬而已。

第一章 走上特工之路

奶油小生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徐恩曾生于浙江吴兴(1981年撤销,并入湖州市)水乡双林镇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徐恩曾的父亲死得很早,和千千万万个这类不幸的家庭一样,徐恩曾兄弟是由他们的母亲艰难地抚养长大,经历了人世间的许许多多辛酸和艰难。徐母早年在原籍生活,徐恩曾发迹后,徐母或住上海,或住杭州,却从未住过徐在南京或重庆的“官邸”。徐母信奉吃长素,于1942年去世。徐有一姊,亦早故。徐有兄弟四人,长兄徐恩源,为北洋军阀时期的一个官僚,势力不大不小,于1932年早亡;他的“杰出”贡献是,作为徐家的主要经济支柱,负责供给徐恩曾等三个弟弟的教育费用。次兄徐恩第,是一个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的工程专家,长期在上海电气公司或公用局做事。四弟徐恩培,抗战前在浙江地方银行担任总经理,马马虎虎够得上一个江浙小财阀的资格,据说,抗战期间在丽水被日机炸死。

在徐恩曾的直系亲属中,并无特殊的政治背景或靠山,但有两位浙籍的徐姓本家,对徐恩曾产生过重要影响。一为金融家徐新六,一为大绅士徐青甫。徐新六虽为浙江杭州人,却是徐恩曾的近亲本家,于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赴英法留学,回国后到北京政府财政部做官,此后成为中国著名的银行家之一。这样出类拔萃的人,自然成为青年徐恩曾效法的榜样。徐青甫为徐恩曾的同族前辈,抗战前曾当过浙江省政府委员及财政厅厅长,抗战初期担任浙江省参议会议长。据说徐青甫

曾当过蒋介石的塾师（在毛思诚所撰及蒋介石亲自审定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并无记载），蒋对之十分尊敬。徐青甫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这一点对徐恩曾有一定影响。徐恩曾出道后，一方面为了利用徐青甫的背景作政治靠山，一方面确是出于对他的恭敬，故经常在私邸宴请，状甚恭顺。

徐恩曾于1913年从双林镇小学毕业，于1917年从省立湖州中学毕业。这一年的夏天，恰好徐新六由北京政府财政部佥事升为财政总长梁启超的秘书。那个时候的秘书不同于今天的概念，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吧，这在当时也就算一个不小的官了，何况还是在大名鼎鼎的“梁总长”手下做事。徐恩曾羡慕之余，决定学着这位徐大本家的样子，走一条“以工科谋官”的终南捷径，于是，考进了声名颇著的上海南洋公学上院电机工程科。其实，这个时候的南洋公学已改名叫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在这之前，该校还先后用过上海商务学堂、商务部高等实业学堂、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等名称。也许是南洋公学这个名字叫得久了，也许是这个名字叫起来简洁响亮，总之，校名虽然几经变化，在习惯上，人们仍以南洋公学称呼。南洋公学由清末著名买办官僚盛宣怀创办于1897年，分设四院，即师范院（师范学堂）、外院（小学堂）、中院（中学堂）、上院（大学堂）。后该院与两广大学堂、两湖书院、湖北自强学堂一起，并称为全国四大学府，成为我国当时著名的工科大学。1921年以后则以交通大学闻名于世。

与徐恩曾同时走进南洋公学上院电机工程科的同学中，还有一个在中国现代史上名震天下的人物，他就是邹恩润（邹韬奋的原名）。说邹恩润，许多人会觉得印象不深，但说到邹韬奋三个字，那就是无人不知了。十几年后，他成了使国民党专制统治发抖的著名新闻记者与政论家、出版家。邹恩润本就是南洋公学的学生，他是这一年从中院升入上院的。这真是一次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巧合。徐恩曾与邹恩润学的都是工科，日后都脱离了老本行，“跳槽”搞起了政治；并且，他们两个人所从事的“政治”完全是服务于水火不相容的两种政治制度。邹恩润为了烧毁专制政体犹如普罗米修斯，传递着民主自由的“神火”；徐恩曾恰似放出魔盒的美女潘多拉，为维护专制政体而助纣为虐、凶狠残暴，扼杀民主与自由。对于国民党日后的专制统治来说，他们一个是矛，一个就是盾了。

老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徐恩曾与邹恩润不但在南洋公学“聚头”，而且早年成了一对好朋友。他们正好住在一个寝室，又都是温文尔雅、仪态潇洒的青年学子，气质相近，语言投机，志趣相差也不算太远，一时竟有了相见恨晚之感，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同学中更有“双恩”之称，成为南洋公学上院一对耀眼的“双星”。二十多年后，邹韬奋先生在《抗战以来》一书中，依然回忆到他对徐恩曾的印象，以及他们在学校时的情形：“徐先生的仪表和他的担任的职务，似乎完全不配合，他的表面上看来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他无论穿西装或中装，都漂亮整洁，在学校时，他的房间布置得最整洁讲究。”

邹“恩”长徐“恩”三岁，祖籍江西余江，生于福建永安，这两处方言都不太懂。但是，邹“恩”在1912年即已遵父命考入南洋公学外院（附属小学堂），五年多的沪上生活，已经使他的一口上海话说得十分道地了。徐“恩”虽然生长在天堂福地的苏杭之间，距上海仅咫尺之地，但因乍离故乡故土，从衣着打扮到言行举止，都还是一副土头土脑的样儿。其他方面脱胎换骨的改造也许都不算太难，独一口土腔土调的吴兴话，顽固得很，很难掩饰他那“阿乡”的行状。邹“恩”不得不尽朋友之道，“两肋插刀”，帮他纠正乡音。由于他们是一对好朋友，见面又常以“老朋友”三个字戏称对方。然而，最大的问题也就出在“老朋友”三个字上。徐“恩”的吴兴话，总是把“老朋友”念成“老逢友”（徐大概猜到日后的冤家路窄，故以“狭路相逢”寓意），邹“恩”则教他读成鼻音很重的“老崩友”（邹大概猜到了日后的“道不同，不相为谋”，故以“分崩离析”寓意）。徐经过一番苦学苦练，虽然勉强念出了“老崩友”三个字，但总是脱不了奶油小生的娘娘腔，一口吴依软语的嗲声嗲气的味道十分浓重。从此以后，徐的普通话开始夹带着很重的上海方言。20多年后，为共赴抗战，邹“恩”来到重庆，在张家花园与徐“恩”重逢。这个时候，两个人中一个是名震天下的秘密警察头子，一个是声誉卓著的民主自由之鹰。即使此时，邹“恩”仍不忘抓住机会揶揄徐“恩”几句。邹韬奋笑着说：“可均兄，你也是五尺男儿，怎么讲起话来老是轻声慢语，嗲声嗲气的像个大姑娘一样。”徐“恩”听了，不愠不恼，依然笑笑说：“恩润兄，你怎么几十年前的旧事，到现在还没有忘掉！”

邹恩润虽然在南洋公学从外院、中院，一直读到上院，数学、物理等课程的成绩也都不错，但他的兴趣却在国文及历史等课目上，对工科专业十分头疼。早在中院学习阶段，一方面由于家庭困难，一方面也是志趣所在，他开始向《申报》、《学生杂志》等报刊投稿，赚取的稿费则用于贴补生活。进入上院后，由于课程大量增加，酷爱的文史书籍与业余写稿都无法兼顾，精神痛苦自不必说，就连生计也大成问题。思虑再三，邹恩润不得不辜负父亲的期望，毅然作出抉择，抛弃“工业救

国”的理想，另觅救己、救国良策。第一学期结束后，先行休学，找到一份家庭教师的职业，先赚得40元的月资垫底，再于一年后考取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主修西洋文学，副修教育，自感“在南洋时功课上所感到的烦闷，一扫而光”。邹“恩”在圣约翰大学文科读三年级，徐“恩”仍然在南洋公学大学堂电机工程科读三年级，两人所修之“道”固然不同，但友谊还在。徐恩曾得空总是到圣约翰大学与“恩润兄”一起叙旧，两人或交谈，或逛街，或郊游，玩得十分开心，每次必尽兴而散。“双恩”依然是一对十分要好的“老逢友”或“老崩友”。

1921年夏，徐恩曾在南洋公学上院的四年大学生活总算结束，领取了一张毕业文凭。但是，按照洋务运动以来的成例，大学毕业后若不出洋留学，好歹到国外走一遭，即便是“得道”，也是成不了“仙”的。自清末中兴名臣张之洞于1898年打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大旗以来，留学风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就是鲁迅这样的大家，修的又本是医学，他自己也只好承认，在那样的大环境下，不得不到日本走了一趟，好歹扛了一块“留日学生”的牌头回来。徐恩曾学的是工科，这一“科”的月亮自然是外国的圆了。于是，经过一年的准备，徐恩曾自费于1922年来到了美国东北部的宾夕法尼亚州，先在西屋工厂实习，继而进匹兹堡的卡耐基工学院读工厂管理专业，于1925年获得硕士学位。至此，徐恩曾总算“功德圆满”，得“道”成“仙”了。

在大洋彼岸三年，徐恩曾的确从美国人那儿学到了不少关于工厂管理与电机专业方面的知识，特别是他掌握的无线电技术堪称一流。在这个时候，徐恩曾大概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改行做特务，因为他满脑子做的都是实业梦。比如，徐恩曾从美国带回的一本《美国实业建国名人传》，里面讲的都是些垄断资本家的发迹史。徐恩曾把这些“世界大亨”们当成自己将要毕生追求的理想人物，特地叫人把书翻译出来，乐颠颠地逢人便要宣扬一番。徐恩曾回国后，依然长期订阅了两份美国英文科技期刊，以便对美国的新科技进行跟踪了解。不过，他的这些美国梦也仅仅是到此为止。追求美国的实业，他做不到；美国新科技，终究也没有能在徐恩曾的生命中扎根。相反，倒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对他一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公开场合，徐恩曾只要逮到一个机会，总要不遗余力地称颂一番美国人的文明，宣传美国的社会制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美国的生活方式也是世界上最好的生活方式，总之，一切都是美国大爷的“OK”。比如，若讲到国家领导

人,总不外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如何伟大;若讲到现代工科,则必说“MIT”(麻省理工学院)造就的理工人才怎么优秀等等。与同学或懂英语的人讲话,则是满口的英语(徐的英语很流畅),并以此引为荣耀。即便是称呼爱妾费侠,也要来上一句英语:“Darling(亲爱的)”。甚至徐本人在当上特务头子后,在私人生活方面,也依然忘不了要刻意模仿美国的衣食住行。饮食方面爱吃麦片粥、牛尾汤、火腿蛋之类;家里请客,大都是西餐,并派人专程从上海请来西厨作正宗西餐,还为此置办了全套漂亮的西式餐具;衣着方面除冬季偶尔着长袍外,均以西装为主;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约上几个心腹亲信或知交,到野外举行“匹克涅克”(Picnic,即野宴);20世纪30年代,一般中统特务还不会跳舞,徐却时常在家中举行私人舞会,开留声机,彻夜狂欢;至于美国人爱游泳、爱打猎、打网球,以及养猎狗等等,也都成了徐恩曾刻意追求的爱好。甚至在勾引女人方面,徐恩曾也是一位追求西方“新潮”的纵欲主义者。要而言之,徐恩曾虽不是一位在籍的美国公民,但也算是一位狂热的“美国迷”。

其实,徐恩曾在美国的最大收获,要算是参加了一个叫“健社”的中国留美学生联谊会。该组织由留美学生中的领袖人物陈立夫、曾养甫等人创办并领导。陈立夫后来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CC系的大头目;曾养甫后来成为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长,CC系的高干。徐恩曾后来出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长、交通部政务次长,在陈立夫、曾养甫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不能不说是从健社时期就结下了渊源。并且,因陈立夫等人提携的关系,健社的许多成员日后都成了国民党政坛的大牌明星,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陈立夫与曾养甫都是在1923年由天津北洋大学考取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留学生,学的是矿冶专业。陈立夫是浙江吴兴人,不但是徐恩曾的小同乡,据说与徐还有一层表亲关系。无论怎么说,差不多同时留美,又是同乡,还沾上点表亲(或许吧),这几条中,只要有一条沾上边,按照国民党政坛的成例,关系也就非同一般了。事实上,陈立夫确是对徐恩曾一生影响最大的人物。没有陈立夫,也就没有徐恩曾日后的飞黄腾达;没有陈立夫,也就没有中国现代史上能够与戴笠齐名的特务头子徐恩曾,这大概是没有什麼疑义的。

不过,徐恩曾当时还没有意识到陈立夫这个小“表弟”对自己未来的极端重要性,因为他回国伊始,并没有想到要紧跟他的领袖陈立夫,自己很是在“黑暗中”苦苦探索了几年时间,走了一段工业与科技救国的“弯路”。这也难怪,就是连陈立夫自己也没有想到,一个苦兮兮的穷留学生,回国以后的两三年间就会一跃而

成为中国政坛上翻江倒海的大人物，几年间就走完了许多人要奋斗几十年才能走完的路程。

出掌“中国第一台”

1925年，徐恩曾从美国学成归国。理想中的职业是什么呢？连他自己一时也没有搞清楚。

徐恩曾回国后找到的第一个职业是在上海南市自来水厂任工程师。“屈就”这个职业，大概缘于徐恩曾留美初期在西屋工厂实习过一段时间，可以用到从“美国大爷”那里学来的关于工厂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但徐恩曾的第一专长是无线电知识，这就未免有点屈才了。不过，对于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来说，若是提到无线电几个字，不啻是天方夜谭。据说，在整个上海，也只有美商开洛公司装设了一座100瓦的无线广播电台，专门播送商情广告、音乐歌剧、教堂礼拜，成为他们经济和文化渗透的现代化工具。在如此落后的国度里，徐恩曾空有一身绝技，也是报效无门。

正是在徐恩曾归国的这一年，陈果夫在上海负责为国民党南方革命政府筹备后勤物资。于一个偶然的机，陈果夫听到了美商开洛公司的无线电广播，并为此产生了强烈兴趣，对无线电一窍不通的他竟突发奇想，要为南方革命政府筹备一座广播电台，利用无线电宣传国民革命。于是，陈果夫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了远在广州黄埔的蒋介石，并询问是否需要网罗无线电人才。这个主意自然不坏，蒋介石即刻复电：很需要，希望罗致。如此，在1926年这一年，已经加盟南方革命政府的陈果夫，专程从广州来到上海，先后到上海龙华、杭州等地积极进行活动，多方邀请无线电专家赴粤，但一无所获。据说，原因是当时广东政局未稳，无线电专家无一人愿意为了专业对口而轻涉险地，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不过，令人困惑不解的是，陈立夫之兄陈果夫为何没有找到他的小同乡、有表亲关系的徐恩曾。既然徐恩曾在无线电专业方面身怀绝技，又摊上那么一层表亲关系，陈果夫要网罗这方面的人才，不可能不去找他。个中原因，无法得知。

陈果夫第一次筹建无线广播电台的计划虽然没有实现，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这个计划。回到广州后，陈果夫力促国民党元老张静江以及蒋介石出面，好说歹说，向南方革命政府的“财务大臣”宋子文讨了四万元大洋，一方面在广州筹备无

线电学校，一方面在上海建立无线电制造厂。陈果夫把这两项工作都交给李范一具体负责。李范一是湖北应城人，同盟会会员，参加过武昌起义，1912年赴美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后在美国的一个无线电制造厂工作，成为一位“半路出家”的无线电专家。1926年，李范一回国，立即成为国民党南方革命政府具体筹备建立短波无线电台的实际负责人，不久后即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军政厅交通处处长。于是，筹建无线电台的工作正式开始运转。

1927年4月，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筹建无线电台的工作更加迫切。此时，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张静江打听到徐恩曾是真正一流的无线电专家，并且又是他老家吴兴南浔镇的近邻双林人，立即大生好感。于是，经陈果夫、张静江、李范一等要人共同援引、提名，国民党中央第95次常会批准，徐恩曾成为筹建中央广播电台的三名干事之一，他还同时兼任建设委员会无线电工程处的营业科长。当时，国民党已经掌握了东南半壁江山，徐恩曾向国民党靠拢，这中间的功名富贵，大概就是连呆子也能看出来了。于是，徐恩曾从上海自来水厂“跳槽”，正式介入筹建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工作。在筹建电台的同时，徐恩曾由李范一援引，还参加了军事委员会在南京筹建交通技术学校的工作。1928年春，该校正式招生上课，徐担任校办公室主任。是年秋天，该校改组，并入国民党中央军校，徐在第六期以后被裁去。实际上，徐恩曾这个时候的主要精力已经放在筹建中央广播电台的工作上，交通技术学校的事情亦已无力兼顾，所谓被裁一事，也就不去说它了。

1928年春天，陈果夫征得国民党意识形态专家戴季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伦的同意，委托李范一向美国开洛公司订购了一座500瓦的播音机，并选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后院作为台址。从此开始了装配铁塔及建造房屋的施工，并于当年7月着手装机。为赶在8月1日开播，徐恩曾与全体施工人员整日都扑在工地上，日夜兼程，终于按原定计划于7月中旬竣工。同月，国民党中央常会第155次会议对建台计划予以追认通过，定台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无线广播电台”。在筹建广播电台的过程中，陈果夫亲眼看到徐恩曾那种谨慎精细的工作作风与任劳任怨的吃苦精神，很是欣赏。于是，经陈果夫提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伦正式委任徐恩曾为第一任电台主任。

中央广播电台揭幕典礼于8月1日如期举行。本来，原定这一天国民党将有三大日程：一是追悼北伐阵亡将士，二是召开中央二届五中全会，第三才是举行

中央电台揭幕典礼。这样一来，不但党国元老们早已云集金陵，就连党政军一把抓的总司令蒋介石也风尘仆仆地从北平赶了回来，这就给揭幕典礼平添了一番热闹。这一天，上午的追悼会开得很是悲壮而又振奋。下午的二届五中全会出了点麻烦，原因是汪精卫与胡汉民两派势力不肯“合作”，使到会人员未达到法定人数。蒋总司令不得不宣布会议延期举行，仅开了一个非正式的谈话会，就草草收场。这样，原先定为次要日程的中央广播电台揭幕典礼，一下子成为十分突出的政治活动了。徐恩曾这个电台主任，颠前颠后地忙个不停，满脸的笑容，灿烂如花，精神亢奋到极点。不过，这也难怪，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在如此重要的政治活动中成为一个重要角色。

从世界上第一座广播电台于1920年9月在美国匹兹堡建立，到南京中央广播电台的成立，其间也只有八年的时间。在这期间，美国开洛公司在上海建立第一座商用广播电台，其后北平、天津、辽宁、哈尔滨也都相继建立了广播电台，辽宁的播音机甚至达到2 000瓦的功率。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已不能称为中国第一台（所谓“东亚第一、世界第三”的75 000瓦强功率电台于1932年才开播）。但是，从代表国民党南京政权这一点来说，第一台的身分是不争的事实。加之当时国内已建成的一些电台，从内容来说，主要是商情广告加文化娱乐。而陈果夫从一开始就规定中央广播的任务，是宣传国民革命（实际上是一党政治），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成为“党国喉舌”。从运用无线电台作为政治宣传的重要工具来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第一台”。

所谓物以稀为贵，由于在南京尚是第一次建台，不但南京市民是第一次听说世界有这等史无前例的“宝贝”，就是见多识广的党国要人们也大都是第一次看见这类美轮美奂的“西洋景观”。于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后院的铁塔周围、机房内外，都挤满了要看西洋景的要人，南京市内能够拥有“收音机”的阔人们也都早早打开旋钮，等待收听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盛况。自然，处于这一旋涡中心的“奇才”徐恩曾，更是风光捞足，风头出足。

下午5时半，典礼开始，一身便装而又兴致勃勃的蒋介石同陈果夫、戴季陶、叶楚伦等要人鱼贯入场，行礼如仪，奏国乐、诵读总理遗嘱。接着，便是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叶楚伦等要人讲话，内容无非是中央广播电台建成，党国的根基将更加巩固等等，大话、套话、空话一大篇。最后由李范一简单报告筹建经过，揭幕即告完成。